元本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列傳第三十五　通志一百二十二

晉

魏舒　李憙　劉寔弟智

高光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山濤子簡　簡子遐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樂廣

郭舒

鄭袤子默　李胤

默子球

盧欽子浮　弟斑　弟斐

斑子志　志子諶　華表子廙　廙子恒

石鑒　溫羨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
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
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乃別居身長八尺
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
曰舒堪數百户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
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
好騎射着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惟太原王乂謂舒
三卿終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

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
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
其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
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
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
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
就之高以爲己榮乎遂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
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
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

論者皆有愧色談者依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
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筮壽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密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
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
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
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
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
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一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
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

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疋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
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
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
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
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舒上言令選
六宮娉以玉白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重
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
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
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
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爲殺公掾莫有辟
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
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
詵與舒書曰公父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
訖還卧曲身廻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
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
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
乃詔舒以劉陽子就第位儀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

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茹生遠矣

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訣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仍給陽燧四望總總戶皂輪車牛一垂不庚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喜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喜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喜丹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加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

敬焉令乘車至閤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
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
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何也對曰先公
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
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毋丘儉還遷御史
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彊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
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
佃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
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

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
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詔還許
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
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秦始初封
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陸故
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稱因請免濤陸等官陔已
亡請貶謚詔曰友侵刻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
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
矣其申勑群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

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
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廢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
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
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導盡規遷尚書僕
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熹因光祿之號改
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
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
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
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疋

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
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
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
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
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
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
貪汚棄放於世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
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
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
爲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
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
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
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
明法用爲黃沙御史尚書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
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及倫
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

後從駕討成都王穎功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
時朝廷咸推光明於明法故類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
逼幸長安朝臣奔散無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
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
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
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
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

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按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爲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槪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

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
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
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
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
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
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
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
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
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
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按
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
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
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
悌皆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
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

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襟綏納座無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廷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言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

[illegible]仁慈之美耳而今天下[illegible]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illegible]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illegible]漢之禍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濞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illegible]道而求忠良且若以智[illegible]物雖親見疑至於疏[illegible]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鍾宜留攸居之甚全[illegible]有舊親親之恩後攸蒙仁慈之惠[illegible]帝不納太[illegible]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王[illegible]當如睢陵比[illegible]楊駿等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言事[illegible]

兵若亡乃史書緣衣制以偶國特寵權得持兵非[illegible]
無官公豆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蔣害汝南
況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
秉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衆心
徙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
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詔
元會明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
遐邇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不
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郡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
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
國之意也可令中書令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
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寬濫守長得無侵虐
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
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
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蠻長史司馬
諸王國卿諸州別駕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
宣詔以牙曲察方國於十字爲使者察之又詔渾錄尚書事

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爲尚書令遷太尉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濟嗣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茂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技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俊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齊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者嘗不咨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詞令凡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稱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故每排王濬時議譏之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異

同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
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
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置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
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千名八百里駁常瑩
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
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
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
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流離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

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御
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
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
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
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
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
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棊而孫皓在側謂
皓曰何以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齊時
俾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

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公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見達識

周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客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士

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詔濬以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艦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下敢渡皓不從彥以譖言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楊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今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疆

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等攻吳丹陽尅之禽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盧忠壬戌尅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復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

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以禦濬象望旗而降皓聞濬
軍旌旗器甲屬蜀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其光祿
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款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
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
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
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
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
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
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軍門大夫衰服士輿櫬率
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
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乃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
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
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軍得下建平則順流
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
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宜摧其西藩便當
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
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京師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
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使要令暫過論事濬

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未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下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伯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遺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遽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

所下當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
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
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突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
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
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
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
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授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
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
陛下神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
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
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
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
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
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
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
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
他人得之言語噂喈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
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

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
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膽欲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
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
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
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
不報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
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
潛軍得吳寶物濟復表曰被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
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
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
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
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
有徒欲構南寶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
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
漢朝皆載在典籍而為世作戒音樂毅伐齊下城七十
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滿篋況臣頑疎

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外之身處雷霆之衝齒爾要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垂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鏟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外內皆根據盤互並處世位閹遣人在路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魯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翕助為二五之應夫猛虎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撫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區區至遣參軍士者救斷其

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渾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物以賜將士府庫空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覲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者貫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厲兵人不得妄離部陣聞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

上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如所領諸有市易皆有伍證佐明從券契有違犯者三人皆吳人所知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蜀人幸以此自別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軍悉聚盜跖邪時亡者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刼取布帛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並疏其督將姓名以付浚使得自科決而寂無反報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才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呂大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

增斬級之數可具明
如所聞浚等虛詐尚
不時送皓欲有反狀
妻子冀其作亂得肆
嗜故其宜耳渾案臣
過其任渾此言最信
臣之身便受咎累既
有讒邪之人虧穆穆
於此拜表流汗言不
孫皓及其逆
臣則知其定審若信
於臣云臣屯聚蜀人
欺陛下豈
言臣皆當誅殺取其
逆尚以見加其餘誤
私忿謀反大
非磬小器蒙
國厚恩頻繁擢叙遂
卒平吳誠為大慶私
臣頑愚
臣頑愚
臣頑愚

封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
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
爲渾父子及豪彊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逕出不辭帝每容納
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
恨以所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師
日角向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
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焉如斯語歟老之不伐
之雅對將何以過之權生所以爲廉愧王渾能無
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已言未不能遣諸
胷中是吾禍也時人咸以濬功重震主軍博士秦秀太子
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論濬之屈帝乃遷濬鎮
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
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
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靡麗奢侈以自逸其有辭
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撫軍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
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

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
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公主仕至魏郡太守
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
之卒不見省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
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
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
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
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
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
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
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
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
薦爲掾屬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
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
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固辭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
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

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
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騷動使彬密
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祿矜能負才順從者謂
爲見事直言者謂爲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
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兵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
至足以鎮壓外內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
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
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

冦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
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慾而宗好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
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
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
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東
諸賊所聚莫不震慴倒戈肉袒彬知賊冦已殄孫皓將
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
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以

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曜武宣喻國命示以威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摘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安寧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刻上候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凡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茂履行高絜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

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
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
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
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
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
刑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
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
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

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
事馬蹄閑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濤隱身
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
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
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朗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
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
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
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

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建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

遭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未幾詔起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狀章表數十上文不攝職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〻一表謝罪詔敦喻之濤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起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惜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別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不許濤苦表請退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遠在公之義若實沈篤

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
而嘗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
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
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
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
辭手詔敦譬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
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
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
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
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
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彗有變難寇賊蜂起郡國皆
以無備不能制天下乃至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
固讓詔不從濤又表乞骸骨詔勑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
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汙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
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
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紫綬侍中貂蟬新喬
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大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
疋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

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爲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齊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馬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子五人該淳允謨簡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產

祖翊軍校尉次子

允字叔眞奉車都

武帝聞而欲見之

肯行濤以爲勝已

受詔謨字季長品

溫雅有父風年二十

而不爲家公所知

齊名初爲太子舍

刺史徵拜侍中頃

[illegible]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

[illegible]並少尪病形甚短少而聰敏過人

[illegible]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尪陋不

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絕人事不敢

有才智官至司空掾簡字季倫性

餘濤不之知簡嘆曰吾年幾三十

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謹弘農楊淮

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

轉尚書歷領軍將軍荊州刺史領

南蠻校尉不行復任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
出爲雍州刺史鎮襄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
上疏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廷從之永
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
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
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
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
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
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
州兒彊家在并州簡又將也尋加都督寧益軍事時劉
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
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與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
賊嚴嶷所逼乃遷于上邊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
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
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
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
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
坐者感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震喜以藏戶當罪帝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領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因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推於遐耶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辛於官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尫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是苦李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爲交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

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于旁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明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郡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户賜絹六千

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
容皓朝禰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
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
肇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
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
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
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
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
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
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
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
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
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
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裴駿執政拜
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
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
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
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

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一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愽士王繇曰濬沖謟訴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埽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搆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興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吾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

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質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
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
而委事寮寀閒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
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
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財不知紀極每自執
牙籌晝夜筭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謂
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
戎色不悅女遽還直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婿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嘗出貨之恐人得種乃鑽其核
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蘄陽[illegible]
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危難之
間親執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
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
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
拙於用長苟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縷縷如束長竿族弟
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
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

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
末自嵇阮淪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縶今日視之雖近邈
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
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
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夭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
爲嗣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
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
人子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人
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在京師造僕射羊祜
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重重而衍幼年無留下之
色衆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逃之遂陽狂自免武帝
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爲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
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
論縱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
不論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
樏擲其面衍無忤容徐引手導其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
車中攬鏡自照顧謂左右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

卒於北平[illegible]　位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貲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爲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姿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効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吝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

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詔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illegible]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illegible]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

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
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
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復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
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
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
太傅軍事及越薨衆[illegible]衍爲元帥衍以寇賊蜂起辭
曰吾少無官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
非才處之俄而舉王弥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
問衍以晉故衍陳祖禰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

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
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
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
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
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
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人言曰嗚
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
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
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

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曾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窻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仕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

極娛惠帝末衍白東海王越以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預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彀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鯤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民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

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還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取小虜柰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皇甫瓌次于益陽武陵力史武察爲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宿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餘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澄于梁因罵敦曰行

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
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
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
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郭舒字稚行幼
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
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
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
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
宗岱命爲治中從事史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

舒率將士推弘子[illegible]
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illegible]日酣歡不以衆務在意舒
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人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
以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
忠亮荊土士人宗歡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歡舒
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
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久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
意少釋而歡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
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

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柔和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飲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曾之不從曾衛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舒遣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當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

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鄉病狂故掐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鄉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彊凌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石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乃使還地舒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

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涼州刺史病卒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鄉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鄉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歎挹嘆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素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

遠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嘆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

潘岳爲表岳曰當得異才嘉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岳因取次比便成名告

岳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

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

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此型矣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
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蒼蠅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
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
置酒問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
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
衛玠總角時嘗問廣並
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
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
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胷中必無
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
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
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

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
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
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
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
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
卿髦小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純愛髦有神檢謂準曰
喬自及卿然髦亦清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
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
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

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
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
正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
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
左右皆驚廣獨自坐　顧見牆有孔使人搖牆得狸而殺
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
不勝憤嘆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
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
曰前以太子罪惡未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
今若係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
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
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始戎薦廣而終踐其
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
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
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疾卒
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
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
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

史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楊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姦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論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王肅備法駕奉迎

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
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袁疾病不任會帝謂中
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袁袁自輿追
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
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
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筭
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
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
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

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鄉侯邑
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
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
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
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
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
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
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
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

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服繡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
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萬絹布各百匹以洪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
默嗣次質舒謝稱予位並列卿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
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
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
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弈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
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
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
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
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襃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
縣有此比者皆聽以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
當品鄉黨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
共舉默文帝與默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
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
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
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
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尊之本如

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禹
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
弟以潔慎不污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
爲博士謂默曰卿似羊公然歸今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
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
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咨過其事免官
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
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
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

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
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
雋不疑傳常想其爲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
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溫
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
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琛字
子瑜少辟宰府七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
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
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

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南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娉娶後有隣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州里以不孝也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常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而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陵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

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堯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瓚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瓚屢自表讓泰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瓚素

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瓚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識詔以瓚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喻絕其章表瓚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瓚清節詔曰故司徒李瓚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歿家無餘積賜瓚家錢二百萬穀千

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眞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亂卒
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
太守眞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
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
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
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
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
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

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
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
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
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爲
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
匹欽舉必以才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贈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
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歿之後家
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衛將軍盧欽典領軍將軍楊駿並素清貧身歿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

忠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埽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爵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衂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

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英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共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惟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彊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遂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荆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飢民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埽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懿靜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

與子謐兄子綝毀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頴早發時
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如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
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
營陳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
餘人志入帝閤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
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
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
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杖甚盛志喜於復振啓
天子宜下敕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
書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一
百匹絲百斤衣一襲鶴翎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
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
敢進縱兵虜掠密謀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
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
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
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
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
從至長安頴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奏遣大駕顒

啓帝復潁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潁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潁潁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潁任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潁於武關復爲劉陶所驅廻詣河北及潁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授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

遂不得南渡未渡死牙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
石虎攻破遼西復爲虎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
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
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
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翟悅潁川荀
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
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歿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
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
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
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
傳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
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
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
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
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
祿勳遷太常御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
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翕然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

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祿賜與卿同門施行焉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
王宏等並嘆美表清澹退靜以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
子廙岑嶠鑒澹簡廙字長駿弘敏有才藝妻父盧毓典
選難舉親姻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
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
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表有賜
客在焉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二客各代以奴及毅以
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
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
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迕之咎遂
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
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
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
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半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

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靈子踰年
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
再加且吾之責廙必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
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
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
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
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
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賭
蘭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

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皆菑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
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
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爲公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
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傅導之儀後年衰病篤詔
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
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以
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三子混蕾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

補鞏令沒於石勒蕾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
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
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
以選爲太子賓客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
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
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
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
恒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殁時羣賊方
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

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
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
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
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
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
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
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
夫子稱吾不預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
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

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
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
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
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
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覆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爲州大
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
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
難之後典籍廢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

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畢並施用遷左光祿大
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贈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
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
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嶠
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
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
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
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

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有諷諫帝手
詔報之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
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
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
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
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
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
卷及三譜傳序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令
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后妃紀以
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
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
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
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
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
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雪祭明堂辟雍浚道河渠經
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釐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
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

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孝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順徹暢順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久之拜光祿大夫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二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臨金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言亮欲舉兵討

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更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歷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乘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

帝尊同皇極罪在衍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衍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罪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功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式

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晉列傳第二十五

通志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通二百二十三

晉

劉毅子暾 程衛　和嶠　武陔

任愷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劉頌

李重　傅玄子咸 咸從父弟祗

向雄　段灼　閻纘

阮籍 子咸 從子脩　咸子瞻 瞻弟孚 族弟放 族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弟輔
光逸　庾峻子珉　珉弟敳
郭象　庾純子旉　秦秀

劉毅字沖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跳其芽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任平陽爲郡脩弦正色立朝與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

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効於三魏昔孫陽取驥驥於
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不遇知己無所自達前已
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辭爲相國掾辭
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
重辟毅懼應命轉王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
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謇正直使掌諫官轉
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
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
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 亦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

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
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前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
然謂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
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
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
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
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帝云不能
用頗牧而文帝大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

相校聖德乃遇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蓂雉頭
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illegible]甚湛曰臣
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
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
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
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善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
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
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
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
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
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既蒼雜以素
文白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
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
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
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
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中正九品之制姦敝日
滋因上疏言其害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

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又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

今當官署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其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士也所下不彰其累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叢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

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官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謗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

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合去事實此爲机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三品已上光禄勳召鑒共奏尹表宜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時承漢魏舊制爵非列侯

雖有高行而不加謚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言毅忠允匪躬宜蒙謚號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曠總曠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曠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曠等付廷尉會赦出免官初曠父毅疾憑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曠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曠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拒劾自舉之與曠更相曲直渾怒使遂位

還第瞰乃奏渾曰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
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
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
平不荅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
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
官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
臚削爵土諸聞瞰此奏者皆嘆美之其後武庫火高書
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
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
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
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
素瞰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
王共舉義惠帝復阼瞰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
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
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
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毅李暅等長沙王乂
討齊王冏瞰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頃
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瞰守洛陽河間王

顒遣使鴆羊皇后曭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顒見表大怒遣尚書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曭曭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曭爲大都督加鎮東將軍討根曭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曭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曭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王稜爲越所信而輕曭曭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宁懼稜告越云曭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曭右長史傅宣明曭不然曭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都以曭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曭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曭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曭爲司隸加侍中曭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曭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曭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

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尅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
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
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
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暾
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爲石勒遊騎所獲
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暾有二子祐白祐爲太傅
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
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暾第爲刼取財物殺白而去暾弟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程衛者
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
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
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
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
籍然後言之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
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
定頓丘太守所涖著績卒於官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
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巨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表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旨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慷慨嘆息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衆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亦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爽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銜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

曰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嘗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
福也臣敢蔽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
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
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
奔于荀晞疾卒
武陵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陵沈敏有器
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父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
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
人之鑒嘗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
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
常伯納言也陵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交善魏明帝世
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
隸校尉轉太僕鄉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
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陵各
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
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陵以宿

齒舊臣名望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鋪嗣韶歷位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陸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亦於茂耶武帝始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荅由是致怨揚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大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郎負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性忠正以祇稷爲己任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顗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諮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且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畫者無以康西土也帝甚然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遣充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駿亞尚華廙等充戶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意相忤之而不責故結怨愈深外崇重內實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右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

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
格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遊
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
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
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
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
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
慰諭之愷初無言唯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
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
侍至是舒爲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
授舒雖以弘量寬雅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
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嘆也愷不得志竟以憂
卒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公幼有父風才望
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崔琰著名漢代父讚
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
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延無後言武帝世

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敬驕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士烈洪奏恢不敢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與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荆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非乎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己子之僕官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昵至公斯言何乃至此洪聞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無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官子廓散騎常侍亦以正直稱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

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弈曰羊叔子何必
滅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上人遠矣遂送祜
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
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弈
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嘗作初蹇東宮以
弈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
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弈
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弈
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將享長

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弈用爲別駕含後果
有名位時以弈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弈有重名當
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弈表駿小器不可任
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
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
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
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弈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
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

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勤恪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申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禕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古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

以攀爲令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鄉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嘆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揚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討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天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

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涖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爲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寃溢攀雖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性以周窮濟之

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

同郡有雷蕤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蕤
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辯物理爲時人
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下
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收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
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
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侍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
使稱旨轉黄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
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
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
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
遷京兆太守不行轉在河内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
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
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
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
大小勸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吳
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自
自吳平以來東禹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
又内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士以鎮撫之

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於事無晚也又曰自魏世法禁寬弛積之在素陛下[illegible]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illegible]之末可遽革然[illegible]

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又曰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

考終此政功所以亦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又曰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

綱以羅微罪[illegible]奏劾[illegible]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又曰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此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自吳會蕩平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皆應改舊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則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又曰政務多端世事之本盡理若難

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
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
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
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
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
弛似益而損之利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書奏優詔荅
之頌又奏宜復肉刑卒不見省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
朝會誅趙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
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
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
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
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
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
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
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
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
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
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乃

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於乃止於是以頌爲
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
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
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
雍弟詡子隲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
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户頌弟彪字
仲雅參宴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
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伸字世
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

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
議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未
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
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諺最屈二父俱
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
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晏以友愛著纖弱冠爲
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力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國民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少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北庭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畜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

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詧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曲爲立限也去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急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

徒爲之法實碎而難以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薛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而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

奏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絕迹窮山蘊韞道藝前後數
公皆以名聞今沈所列又如此則州黨之議既舉矣而
組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恐負幽邦之望傷敦
德之教也謂宜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
與李毅同爲吏部郎侍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
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
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
輕兼階級繁多重復議其非是重又上疏曰凡山林避
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執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

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野
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
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二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
雖皆稱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追先帝禮賢之旨臣訪
冲州邑言冲雖耄老而志氣充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
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樞耆德可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
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
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宗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
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二年彊黠四縣第嶷立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績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

[illegible]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夷嶠之

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嘆詠而已將又奚言惟衆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庸鄙以懲不恪臣聞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亢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書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

制事各一其業而知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

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吉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

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詔嘉之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陳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墾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法以警

戒天下郡縣皆以死罪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隄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隄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隄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徙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

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蠻宄浮游之地故復
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
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
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今烈得專御邊
之宜優詔荅之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
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
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
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
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立位在
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
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
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
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纓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
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玄
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曰傳
子爲內篇中篇凡六十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

王沉沉與玄書曰省所著書言高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庶

政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臣竊惟自秦始開天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既更多空校牙門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人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數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

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競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上郎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卻不事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轉咸爲中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譏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后妃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著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之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諫闇之不

行尚矣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昔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悃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在隕方在信宿聖恩矜閔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遣急諂媚之敬無交干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主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面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白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矯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

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謀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户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懽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翕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蒙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

勵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順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請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阿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傾頷觸猛虎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以爲用人無拘內外之任自頃重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

懲小人義責不在限也正始十年
何晏以職絜然之美於斯可
觀如委任之由也委任
之懼[illegible]曰[illegible]
懼[illegible]而民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
罪之乃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
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
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
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
舍設靈坐咸不得已視事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
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濮左將軍倩廷尉高光
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僕射王戎時兼
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
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
正請免戎等官有詔省戎解其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
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
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今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

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
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
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
道路橋梁不脩闕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
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
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
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之所以不
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
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

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
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
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
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
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
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
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
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
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

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毋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咸從父弟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職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鄉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兖豫無水患百姓爲立

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祥宮在
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
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
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
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
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
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
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
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

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
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
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
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
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朞年遷光
祿勳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
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
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

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

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駮論卜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冲爲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

[illegible]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illegible]宮爲秘書丞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illegible]儀常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illegible]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illegible]州刺史太子右率

[illegible]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感[illegible]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

于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君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得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

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字休然燉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及會受誅之後艾將愚戇自兵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被背之誅豈不哀哉臣謂宜聽艾還葬歸其田宅繼其子孫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言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迮城開池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

貯中亦一家之有且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
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
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
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　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矣聞者無故又
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
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
須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
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
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
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
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
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
遠不遺恩之謂也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
來久矣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
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頴
表陳五事其一曰任忠賢去不肖其二曰廣貢士之路

其三曰開養老之制其四曰申明信誓其五曰封樹同姓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闞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高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臣伏念遹生長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光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鑿鐘鼎食之家希有業明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縣廣洗馬舍人亦無鄭莊汲

黜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
主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主敬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
頃東宮亦微太盛新興數出也昔秦太子無狀稱兵距
命而蠱關三老上書[illegible]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
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
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秦太子尚可恭持重選
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
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
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
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宮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者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
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一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
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
聞善道庶幾可全昔人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
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
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
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歿事母以

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也方今天下多虞儲副太事不宜空虛宜爲方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幸不改改憙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閨幸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長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歸泣見上臣獨以爲頻見校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宮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言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罪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

間輙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輙滅門
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
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田漢制本寛得便爲快假令如
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
者哉此法宜改可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
高謀殺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
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罪法得容爲義東
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
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

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
其科其罪然臣以改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
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
由恐畏滅族今自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
制姦邪矯詐雖有稱國保訓東宮擁祐之恩同於邴吉
適可使王體安全宜閑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
廢興倉卒羣臣得輙嚴須録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
信得同周昌不遣其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
不加罪責則永固往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

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
上數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
依倩爲比以寵其魂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諫所奏
諸敢拜辭於道路者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
以奬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
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又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
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
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
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客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

溢無念脩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
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尺
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士同於相切磋爲益
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
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卧同牀帳行
則驂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纘又
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
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
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

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所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
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
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
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
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
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
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
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聞之事若得向雄之
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
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
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冲幼
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
節賈謐小兒恃寵恣唯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
世號爲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司閥兒作
此爲徙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
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
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爲有識貴之潘岳繆徽
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

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無微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晞刑政苛雷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章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疾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野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逐酣飲爲常文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武輔政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喪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與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

常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常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意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録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振山谷蓋古人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小智生焉當三代閒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蝨之處褌中處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行不越離繩墨動不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炙丘火流焦三山蒸三釜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大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

吾此流波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中庶子籍兄子咸
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籍爲竹林之游
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illegible]
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illegible]
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illegible]能免俗聊
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與選曰阮咸貞素寡
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
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
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
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
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
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
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
爲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
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
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
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嵇
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性清虛

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亦問責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號爲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并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晉旨小兒眈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乃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賢聖所

共傳君何獨言無邪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餘

宇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宇焉初辟太傅府遷驍騎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

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寇賊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并

車乃告之曰王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賴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逼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楊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便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非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無子從孫廣嗣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

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

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摇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鷽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豈有禄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子族弟放字思度祖畧齊郡太守父顗淮南

內史放分與李孟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
庶子時鍾武軍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
明帝甚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
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
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
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累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
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
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
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放弟裕字思曠宏達不及
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爲主簿
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
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
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
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廢弛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
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
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憂除吏部郎不
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

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皓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柜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裕雖不慱學論難甚精嘗問謝万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万敘說既畢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咏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雖屢經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官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躬耕自活

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
卒三子儒寧普儒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參軍儒子
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
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
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
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
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
姿天質自然恬情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
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
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
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係於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係於所欲
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
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

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
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
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
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
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
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
是而後爲也是故愀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作心而
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胷
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

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
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
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常採藥遊
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
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
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又遇王烈共
入山烈常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
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
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

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蓋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而故吾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

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人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慼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美妻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一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逼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驅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交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

造哀縈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月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
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主系全眞曰予不敏好善
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
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劓痡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
媿孫登內負宿心外愆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
無營神意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
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寃

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沉身滄浪昌云能補雍
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喜忘憂嗟我憤歎曾莫
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世務紛紜祗攪余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三
年一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昌
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神養
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鑄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
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藝往造焉康不爲之禮

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遊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交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發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濡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目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稷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

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聞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
笳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衍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
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
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愷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然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
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
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
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
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
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
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
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嘗醉與伶人相忤
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薄拳其人突
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
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幕天席地縱意所姤止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惟
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
生於是方捧甕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
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待測焉如
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
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
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
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
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省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
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稟除名于時名
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嘆
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
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

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紱輿折齒鯤聞之慨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宵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憮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脾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尚動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立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世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王濟時何如對曰隗誠

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若庸人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爾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怗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

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朝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

復何禎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
鯤雅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
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
追贈太常謚曰亭子尚別有傳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
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
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
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
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
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
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
太守與郡人光逸書曰仗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
弟召爲中庶子遂與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
誕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
使取火子博曰我卒惟不乏之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
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君不及也薦之河南丑樂廣廣召
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

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其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
之職越復以爲右司
帝以爲安東將軍諮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
文而慷慨過之至酣
談者以爲狂輔之正
不得爲爾將今我兄
所爲如此年未三十
夜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元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四本州大中正越亂避亂渡江元
帝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四十九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
可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
歎謙之闕而厲聲國年老
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其飲其

母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謙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更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
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
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
生矣及過江爲溫嶠軍南長史卒官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
陽卓舉不羈初爲護軍將軍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

北地傅暢中山劉輿巴郡荀邃河東裴遐送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東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越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忘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啖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楊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

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筆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發妄爲猾伯而聃以佷戾爲瓚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道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

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大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illegible]口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illegible]而禮遣之尋以世亂避難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遵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蹏嚙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

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常遊京師聞
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
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
當世唯修德行而已隲陵舊五六萬户聞今裁有數百
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
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
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老莊而輕
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
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
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
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廷尉卿司空長史轉祕
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
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
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言之大要欲旌擢山林
之士及辭寵之臣以厲其廉隅峻又疾世浮華不脩
名實著論以非之又繁不載九十卒詔賜朝服一具衣
襲錢三十萬臨終勑子珉朝午夕殯幅巾布衣葬勿
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丁珉數珉字子瑶性淳

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
岑男懷帝之沒劉淵也珉從
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
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淵因
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
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
未追謚曰貞敬字子嵩長
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
衆人中居然獨坐嘗讀老

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
平陽淵大會因使帝行
八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
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
宵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
壁耳及是竟不免焉大元
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
安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
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

衍雅重之數見王室多
猶賈生之鵩鳥也從子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
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
大傳軍事轉軍諮祭酒時
神王豫州長史河南郭象
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大傳主簿任事
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
矣數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

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
見賦問曰君有意也非賦所
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
數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
越府多儁異數在其中常自
特人以爲王弼之亞數甚知

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
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
爲所構唯數縱心事外無迹下聞後以其性儉家富說
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棄越於衆坐中問
數數頹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
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
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數曰卿自卿我我自卿卿我自用
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
害年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
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
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
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
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亡子幼其
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

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焉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之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任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吳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求入重罪御史中丞孔恂亦劾之遂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典禮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

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之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任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吳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求入重罪御史中丞孔恂亦劾之遂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來供養使據典禮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

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駱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叙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侍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誠愚以爲非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

宰相可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加殺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礼亦表言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後以其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典禮正其臧否而羣公有過於責備者遂律尹以爲不孝謂宜削除爵土臣按令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女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求歸供食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要言得養若此議遂行臣等懼長假飾之名而心誠之實也於是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慢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甚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之親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若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以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販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

不孝免黜不宜并進侍中甄憶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禄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　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販敢以私議貶奪公論　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販坐免官初販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爲愧恨不足毀純販既免黜純更以此媿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郎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專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宗親之物專與博士

太叔廣劉暾繆蔚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兵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又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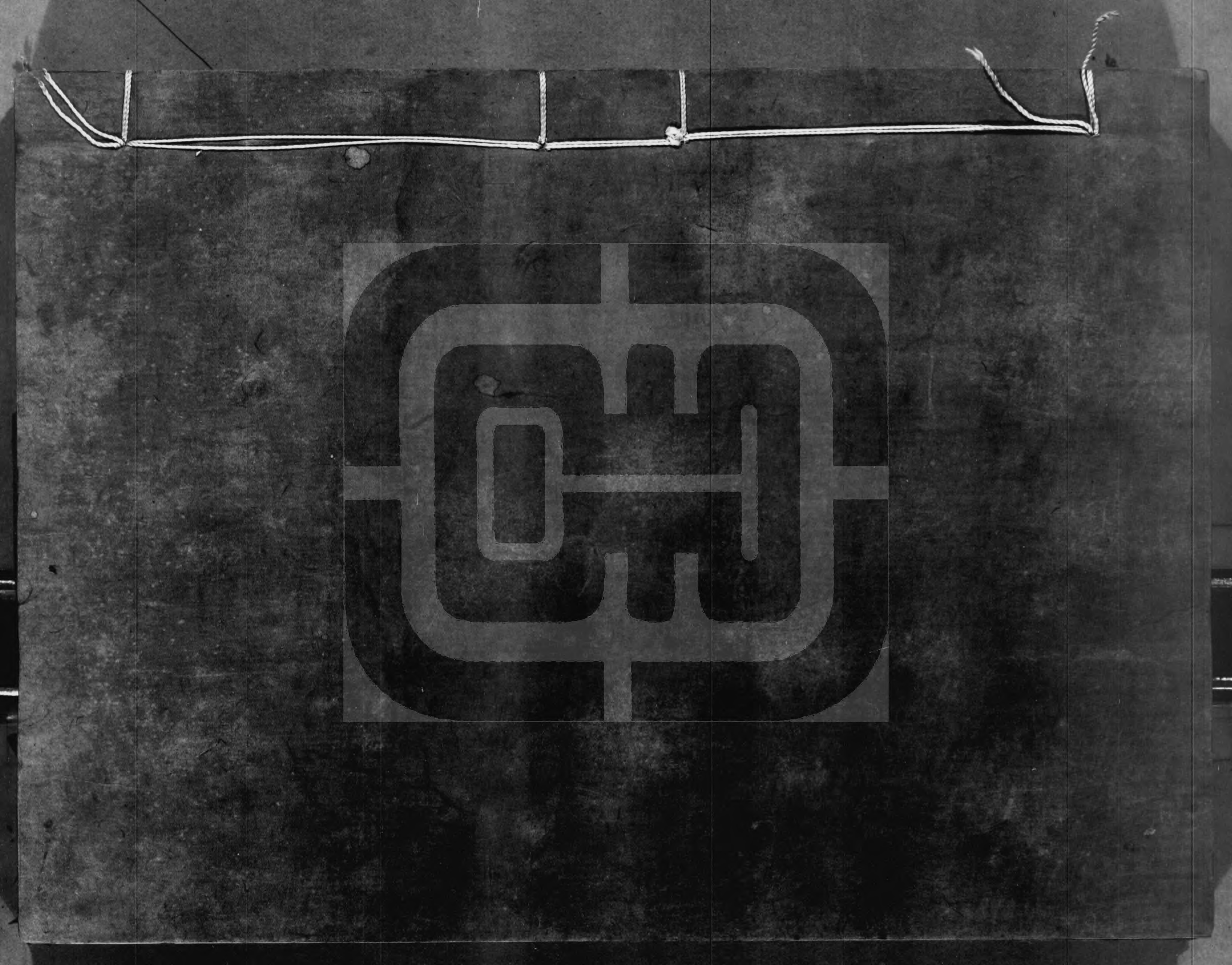
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二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賢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庭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方王城二十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絲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䃮等奏專等傳官讓局遂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

無諱請收專等人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
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專
等大不敬棄市論求正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
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
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
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駁議奏
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咎
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
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
憂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
忍皆丐其死命秀珍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
常侍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
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
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寵而少以高亮嚴肅
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
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

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
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
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
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
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
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
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世之慢莫大
於此自近世以來宰相輔臣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
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

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
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
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
盛而不盡禮言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
是則帝室無正刑也公實人復何所畏哉所謂四維
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表曰繆怖亂疑行曰醜曾
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將軍不同秀議而聞者
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聲鄙賣充及伐吳之役

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孫文珪小者乃居伐國大任
吾將哭以送師或止曰[illegible]知[illegible]軍必敗故哭送其
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日亡之形羣臣踐境將不戰而
潰子之哭也既爲一智乃不赦之罪於是遂止及孫皓
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
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
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
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
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
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
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
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
啓祚輔國之號率以酬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
之顯位立功之[illegible]時[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四海視之孰不
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illegible]加三事今濬還而

降等天下安得不感垂異之變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以數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憚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較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列傳第三十六　通志一百二十三